



那天晚... 月色年来就清冷如... 前... 仰... 身... 成... 动... 去... 若... 怨... 身... 有... 月... 此... 入... 青... 丑... 也... 抽... 为... 赞... 他... 这... 中国... 迹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只有一个太阳

张洁/著

10 Stories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5 辑: 1978~2000/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1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第 5 辑

只有一个太阳

作 者: 张 洁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51 千字
印 张: 137.62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1511
定 价: 1280 元 (全 10 册)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序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只有一个太阳
225 / 方舟
332 / 上火
412 /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

只有一个太阳

—

护照号码是 275381，或者是 273581。他又看了一遍。

他不能错。

这里的差事收入可观，工作环境舒适，如这燥嘈的都市生活里一片清凉的薄荷。

每天他走进这块飞地，都像走进一个精致的、玩具般的日子。心里便生出可惜不是真的惋惜，和哪怕置身其中一会儿也是白拣的满足。

那几个数字如浸了水似的漫散开来。

也许是他的瞳仁变成了散黄鸡蛋。如果天天看这套文字，而且每天看上二百份的话，每个人的瞳仁都会变成散黄蛋。

眼睛和舌头一样，也需要换换口味。

他抬起头，望着玻璃窗外等候签证的队伍。

那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每每还是让他触目。特别是在早晨，刚刚在被窝味儿还没散尽的房间里吃过早饭，度过一千一百零一个同样的早晨之后。

早上他又和父亲吵了一架。

“你为什么不先烧开水？”父亲端着一个大花脸盆，站在马靴子勒那儿问道。随着他的质问还送来一阵不甚明确的汗馊。

把家里的走廊，和走廊拐弯处的厨房比做一只马靴再恰当不过。而且是一只十分可脚的马靴，穿的时候非用鞋拔子不可。

家里最近没有婚娶，却不知怎么有个印着大红喜字的、足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各方面水准的脸盆。有过多回他都想把这个热闹得不得了的脸盆，从窗户里扔出去，又终于没有这样去做。到底是钱买的，到底也没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水准更高的人会看见这只脸盆。

父亲刚从床上爬起来。长及膝盖的大裤衩子使他显得十分凋萎。

这种内裤穿着舒服吗？也许人们会因为这条内裤说他思想纯正、品格高尚、道德完善。可是除了家里人，那些有可能给他做出如此结论的人，是没有机会看见他穿的内裤的。

有时你真不明白人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

那样的结论如今一钱不值。

说是一辈子，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来去匆匆。这样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那条大裤衩子既让他怜悯，又让他看不起。

“暖瓶里的水足够您洗脸用了，等我热完牛奶就给您烧开水。”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气，就

跟中央电视台的张宏民宣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的决议那么严正。张宏民那天还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那件事整个儿特别得让他一辈子难忘。

“先烧牛奶有什么关系，不耽误您沏茶、洗脸不就得了。”他一字一顿，力求把每个字说得格外清楚，以证明自己确有耐心。

这份被突出强调的耐心，显然居心不良。气氛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

“我现在就沏茶。”

谁能说这个要求不近情理。特别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是你的父亲的话。

正是因为它的合情合理，反过来说，你如果不那么做就是不近情理。真是岂有此理！

“你现在喝吗？”他愁眉苦脸地把那个“喝”字说得很重，仿佛正在受着无尽的虐待和折磨。

“喝。”一个人既然被打扮成暴君、迫害狂，他能不火冒三丈么？

“您不是还没洗脸吗？”

“我不洗了，我先喝茶。”

“您这不是存心找别扭嘛。”

要是天天有人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折腾你，哪怕是你亲爹你也会忍无可忍。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 我的肾炎老好不了，就是让你们哥俩儿给气的。”

他这么说的时侯，你会觉得肾炎不是差点儿要他老命的病，而是他的荣耀、奖状、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很爱它。

如果他想不讲理，想让人们照他那不讲理的办法办，想找别扭，他准来这一手。因为你不能做个不孝顺的儿子。

不能说公费医疗不治病。除非你净得急性肠炎、长脚鸡眼什么的。好病房、好医生、好药什么的全照顾老外、高干、高知什么的了。

中国，慷慨啊。

父亲不属于照顾之列。他是什么？不过是个邮局小职员。偏偏得了个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病。

全靠茅台、登喜路，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

茅台多少钱一瓶？

二百六十块。往三百元浮动。

父亲的病明明一天天地好起来，却偏说自己好不了。

天地良心。

“你甭倚病卖病。”

父亲把大花脸盆往地上“咣”地一砸。“我白养你这么大了，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他也讲良心，怪不怪？

他赶快把盛着牛奶的瓷碗往地上一砸。要是不赶快往地上砸，很可能就会砸到父亲脑袋上去。

他们用碗喝牛奶，而不是用杯。

那些青花粗瓷碗真叫结实。由于洗得匆忙或使用得不经心，个个在边缘上磕碰出缺口，一条条裂纹从缺口直探碗底，又因吸足了残羹醒目于碗壁，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不肯裂开。

而在使馆里，他和那些老外一样，安静地用盘子托着茶杯喝咖啡，或喝红茶。那安静并非来自无人之境，而是来自一份教养。

那才是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们吵架不吵架？摔盘子摔碗吗？

这文明的生活教给他茶盘里的小勺，是用来搅和奶里、咖啡

里、或红茶里的糖，而不是用来舀饮料喝的。因此他看不起电影、电视里那些扮演华侨巨商或巨商的千金公子的演员。居然拿着搅糖的小勺舀咖啡喝。仅从这一细节就露出了那些演员的穷酸相，还扮演什么华侨巨商！

他又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或电视里的地下工作者，在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搞情报时不是搂着姨太太（也许是女儿）跳舞，就是喝威士忌，或者和哪个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的对手唇枪舌剑地斗智、争风吃醋。

也许他不应该和父亲为那些琐事吵架，一个懂得文明生活的人应该宽容、豁达。父亲长期患病而又难以痊愈，心理上的压力应该可想而知。一个健康的人如今还有许多受不了的时候，何况一个病人。

要是家里有个女人，矛盾就会少一些。

母亲去世了。

没有女人照料的家庭简直像个工棚。但是女人比以前贵了。即使她们自己不想贵也没有办法。永安里一条街上，随便一件女人的衣裙就是上百块。女人怎么能不涨价呢？

这位申请移民。黑白色的条纹裤子和棕红色的格子上衣更使他眼晕。

他会说 Yes 和 No。在说 Yes 时摇头，在说 No 时点头，并且像本牛津版的英汉大辞典那么令人不容置疑。

仅仅为了他给他的这份眼晕，他难道不能用英语和他练练？

“你患有性病吗？”

“Yes.” 新移民摇着头说。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正式妻子吗？”

“No.” 新移民点着头说。

“你的出生年月日?”

“Yes.”

“你是否申请移民?”

“No.”

他不知道该哭该笑还是该给他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他过的连这个 Yes、No 都不如?

他有什么理由要爱这些 Yes、No? 哪怕他现在不用小勺舀咖啡喝了也不成。

这个男人来取护照。

他记得这个男人。上次来送申请表的时候,不多的几份表格和证件,在他手里倒腾得像有几百份。

“请问,如果家里没电话,填机关的电话行不行?”

“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不清楚……”

“你连这个都不清楚还到国外交流什么?”

“出生年月日填阴历还是填阳历?”

“你爱填什么历就填什么历。”

他似乎让人噎惯了,或者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使坏。像对一个熟人似的说下去:“我一直怀疑我应该不应该属龙,也许我应该属兔。我出生在卅晚上,接生婆能说准我出生的时辰吗?我们家穷得连个钟也没有。唉。”为不能断定自己是不是弄虚做假而心虚。

这哪儿像个交流学者?洋人可不是这样,越是有身份的人话越少,也越自信。好比这里的领事。

她绕过那些桌子,特地走出来问他:“一切都顺利吗?”

“很好,谢谢。”

“真抱歉，我们给你增加了麻烦，今天才把您的手续办好，而您明天就要启程。”

“我想来得及。”

“一路平安。”

“谢谢。”

一旦说起英语，他似乎利索了很多。

要是看他的衣着穿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学者，使他露出学者本相的是他的神态，好像眼下这个雇员，看上去就是个雇员。

他姓班？盆？潘？她始终读不清楚。中国字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每个字都能发出四个音，不像她的母语，每个音节都很明确。

如果再把中国字用于外交场合，就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她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宴请一位中国官员，司长问起他对首都的印象，那位官员只说了一个“嗯”字，而且嗯得很气派，好像拿破仑皇帝认可一道佳肴。可是那位官员的翻译，却译出：“我很荣幸能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访问……”这样的一番话。汉语简直像压缩食品一样，既可浓缩，又可发散。

等候签证的队伍消散了。她看了看表，下班的时刻到了。

班？盆？潘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腰伸胳膊伸腿地将身子扭变成各种形态，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伸长了，仿佛想多抓住一些什么，可见变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之后，他用一种营造出来的随意，捅了捅三秘巨型的肚子，好像他们之间确实亲密。她看见几个最后离去的办理签证手续的人，流露出对他可以和洋官洋将平起平坐的羡慕。

之后，他又用这份随意往三秘的烟斗里瞧了又瞧，瞧完之后

又呵呵地大笑，好像烟斗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不过他的笑声很老，不像他的脸那么嫩。那张脸看上去光滑细腻，纯洁透亮，绝不是一张会使坏的脸。

她抽出一支香烟。还没等她看清他是怎么绕过横在他们之间的那些桌子、椅子，班？盆？潘先生已经在她面前打燃了打火机。

“谢谢。”她向他微微一笑，他竟向她抛出了一个媚眼儿。

班？盆？潘先生好像有些异想天开。

不一定每个西方女人都想到中国找个中国丈夫。相比起来，西方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兴趣，比西方女人对中国男人的兴趣大。

好比那位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讲授时间的表述。比方三点四十五分，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Forty—five minutes past three；也可以说成 A quarter to four（差一刻钟四点）；或者是 Three forty—five。但是我们西方人通常的用法是 A quarter to four（差一刻钟四点）。”他在说到“我们西方人”的时候，就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如果不和纳粹说到希特勒差不多，至少也和赛金花说到瓦德西差不多。

电话铃报警似的响了起来。他故做洒脱地笑了一下，又将眼珠斜抛过去，铆住了听课的学生，好像接不接电话全靠他们来决定。其中几个学生俏皮地摇了摇头，其他几位则毫不客气地沉默着。当然，他们不但珍惜他们的钱，也珍惜他们的时间、学业。

他已经沦落到了以教授私人英语为业。

所谓沦落，是指他根本不是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公民、或者是种族，更没有任何一种、哪怕是玩票儿专业的硕士证明书。

现在许多中国青年对英语的学习如饥似渴，并且以为所有的

老外必然都是英语教授，只有从他们那里，才可以学到原装的英语。他们宁肯相信一个三等水平的老外，而不愿意相信一个一等的中国英语教师。

所以这个钱挣得很容易，据他了解，北京有不少老外操此行业。它既不需要资本，也不冒什么风险。更不必像中外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那样，为突破中国官僚机构的层层关卡而历尽艰辛。他这几个学生，就是一个荷兰女人拨给他的。

每个学生每月学费四十元（人民币），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月收入可达五百多元，除了不能上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唠口还是不难。

好，不接电话。

他本来就不想接这个电话，他料定现在的电话，一律不会带来好消息。

在中国混饭吃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那时候中国人以为每个老外不是福特财团就是爱因斯坦。中国的官员差不多都知道福特垄断集团，大概不是从列宁的著作里，就是从斯大林的著作里读到的。可是最近福特家族中的一个女孩，嫁了一个中国青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知道爱因斯坦——否则还叫什么知识分子——以及他的相对论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哲学意义的革命。

聘用他的中国单位，一俟合同期满，立即表示不再聘用，但是和他谈判的那位官员，似乎十分倾慕不学无术的他，楞将那份工作不知怎么干、以及不知有什么可干地干了两年之久。同时再明白不过地表示了对他的熟知，以至那种熟知变得不像是对他的弹劾，而是对自己可以这样熟知的炫耀。

中国人喜欢档案，也善于搞档案，包括对他这种等而下之的角色也会兴味盎然。这个民族似乎人人具有情报人员的天才。